

咏梅：当一个女人孤身上路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2020年9月,56岁的苏敏驾车上路,带着2000多元离开了丈夫、女儿,开启了孤身浪迹天涯的圆梦旅程,“56岁阿姨自驾游”的故事当时轰动全国,也点燃了全社会关于母职、女性困境、女性自我剥削等多个话题的深入探讨。四年后的当下,以苏敏为原型的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正式上映,影片由尹丽川执导,阿美、尹丽川编剧,咏梅、姜武、吴倩、张本煜领衔出演。9月15日首映当天,咏梅亲友团在香港路大商影城举行特别观影,作为“青岛媳妇”的咏梅特意发来视频,感谢岛城影迷的支持。

一位中年女人决定单身上路,抛开母职,挣脱婚姻,挣脱妻子、外婆的身份,单纯为了内心涌动数十年的渴求,找回自身的价值。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:“失去自我是最可怕的灾难,它会悄无声息地发生,仿佛什么都不是。没有任何失去会发生得如此安静——失去手臂、腿、五美元或妻子时,一定会被注意到。”而当咏梅饰演的李红在片尾扔掉跟丈夫绑定的ETC时,猎猎长风吹拂,咏梅将女性“自我”的降临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。

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咏梅表示:李红实际上代表了“普通女性”,“生活中困在某种处境里面的女性特别多,从小到大,从长辈到我们自己,一些传统内化在女性身上,甚至成为某种基因。可以说,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天然的。”

理解母职 挣脱束缚

《出走的决心》从导演、编剧到主角都是女性,她们对“中年女性孤身上路”的故事有着切身的关注和共情。咏梅在银幕上的呈现自然又质朴:她饰演的李红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,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,渴望结婚却又进入了另一个牢笼。在工具化的婚姻里被长期轻视,压抑之下的她产生了“出走的决

彻底爆发:我要走,一刻也不等了……咏梅表示,她十分认同李红的崩溃,“我觉得那一刻是李红自我觉醒的时刻:她对生活彻底失望,由于长期被轻视,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有价值感,她的价值在家里面从来不被认同,那一刻她觉得很失望。”母职对女性的压榨在李红身上特别典型,咏梅坦言:“在传统的道德观和生活模式里面,母职带有牺牲的意味。以前,大家歌颂母职、歌颂母亲,实际上母职是个被建构的角色。在几千年的历史中,母亲要承托家庭,作为家庭最底层也是最基本的存在,她要牺牲自我。”

尤为深刻的是,在围困李红的过程中,她的母亲和女儿既是母职压榨的组成部分,同时也是最理解李红的“同路人”。女儿孙晓雪一方面屡屡在李红上路时以“产子”“入职”等原因扼杀她的旅行,另一方面却深深地同情母亲,从父亲孙大勇手里夺回了母亲的新车钥匙。这种母女之间的母职传承、互害互爱,深刻验证了《出走的决心》的普适性。“演绎李红这个角色需要演员高度的专注力,才能在那种特别细致、细微的处理上做得充分。”咏梅表示,“关于这部电影,我和苏敏没有直接交流,因为《出走的决心》描摹的不只是苏敏一个人,而是很多很多女性共同的命运。李红身上体现了普遍女性的困境,处在困境里面的女性特别多。”

不止“她困境”也是“他困境”

《出走的决心》里,姜武饰演的孙大勇酷似老一代的男家长。这位斤斤计较的丈夫数十年来和妻子AA制,老是把“你就是懒”“你就是不明事理”等指责挂在嘴边,直至将妻子逼成了抑郁症、逼得自残时,孙大勇的认知仍然停留在“就是拌了两句嘴”的层面。这种语言上的PUA和道德上的偷懒对年轻观众来说非常刺眼。

在咏梅看来,孙大勇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“正常的老公”,“孙大勇跟李红一样,都是被这个社会建构的、规训的人。孙大勇一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,他天然觉得‘女人就应该要牺牲一切’,丝毫不觉得自己在对别人进行压迫,根本没有意识到。”

在片尾高潮处,李红接到了孙大勇

两年来的唯一一个电话,不是嘘寒问暖,而是讨要81元的过路费——李红车上装的是孙大勇的高速卡。李红愤然付钱,转手扔掉了那张如附骨之疽的卡。此时,镜头一转,孙大勇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晶莹剔透的花瓶,里面是李红钟爱的花束——这一幕颇为精巧,可以理解为孙大勇的一点悔悟。咏梅认为,《出走的决心》是一部有理解冗余度的电影,“我觉得孙大勇肯定是处在一种困顿里,那场他坐在阳台上的镜头其实像是在表现一种男人的困境。这个故事不仅是女人的困境,男人也在困境里。那束花代表着某一种很微妙的感觉。”

《出走的决心》导演尹丽川身份多元,她既是欧洲影展青睐的女导演,也是一名诗人、作家,在音乐史和影史上都有着深刻的痕迹。咏梅和尹丽川相识多年,“我和导演在电影题材、内容表达等方面还是挺一致的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,第一次合作是拍短片《重塑》。她其实是个诗人,我喜欢她作为艺术家的想象力。女性之间合作,表达女性主题,让我们在沟通上容易抵达,尤其她还是跨界的女艺术家,屡屡产生不一样的想法,这会给我一些新鲜感和启发。”

近年来,咏梅不断塑造有影响力的女性角色,从《地久天长》的失独母亲、《小欢喜》里的高三家长、《刺客聂隐娘》里聂隐娘的母亲到《出走的决心》里的中年觉醒女性,展现了她演技的不同侧面。《出走的决心》首映场影迷对“李红”做出高度评价:“咏梅又贡献了一个绝不容许自己的面目被模糊的经典银幕角色。”咏梅表示:“我其实希望有机会出演更多女性视角的作品,希望能多一些《出走的决心》这样的电影。就角色来说,我当然会选择能首先打动我的好故事。”

“咏读”计划 阅读不辍

咏梅不仅是一位演员,也是演艺圈著名的读书人。2019年,她与“理想国”合作创立了“咏读计划”,5年来分享了54册优质读本,展现了开阔通达的文化视野。她与著名翻译家陈以侃对谈毛姆的《刀锋》,与设计师朱赢椿谈充满童趣的“虫子书”,与隐居作家顾湘谈都市里

新片《出走的决心》首映场影迷对“李红”做出高度评价:咏梅又贡献了一个绝不容许自己的面目被模糊的经典银幕角色;在“咏读计划”的坚持中,读者感受到咏梅不张扬的坚韧、非功利的广博。



■咏梅



崔祚诚：青岛是滋养建筑师的山海之城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

近日,在诸多青岛航拍的视频中,海信广场SKY DOME频频入境,这个“诞生”一个多月的文艺打卡地,与奥帆中心毗邻,成为继海信广场SKY BOWL之后青岛海岸线上的又一个时尚脉动。从澳门路远眺,青岛看海地标SKY BOWL漂浮在海的环抱之中,时尚的风潮、艺术的视野、流动的思想在连廊空间婉转穿行、交错、汇集。SKY DOME和SKY BOWL这一对双子星不仅是青岛的新地标,也成为了城市更新的先锋案例。SKY BOWL在国内外设计领域收获了诸多奖项,成为青岛首个登上《FOR-TUNE财富》中国最佳设计榜的建筑,还同时获得了德国红点奖和iF设计大奖。

这两座地标建筑的设计师崔祚诚是荷兰注册建筑师、欧洲青年建筑师奖首位亚洲获奖者,当然,他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“青岛小哥”。虽然18岁后,他就离开青岛,但故土给予他艺术上的滋养与感悟是深刻于基因里的。“我知道大家对海的喜爱,在设计上就突出了很多‘海’的元素。比如,置身其中,人们不仅能270度饱览壮丽海景,更能感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与城市人文精神的完美交融。比如,建筑的地面颜色与脚感如同在青岛沙滩上。”崔祚诚表示,两座建筑的设计理念是通过突出场所的唯一性,实现既有场所与环境的完美联络。

虽然久在外地或者国外学习工作,但崔祚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青岛逛一逛。“青岛有山、水、海的滋养,有深厚在地文化的滋养,还有空间体验的滋养。正是这些滋养,赋予了我独特的艺术与建筑灵感。”在崔祚诚看来,虽然他从青岛走向北京,又到了荷兰,但这些源自青岛的影响从未消失。

“即便是在西欧、中东的项目中,我发现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把这些体验融入设计里。”比如即将落成的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三期东畔科创中心,它的“立体公园”概念、灵感也深受故乡的影响。青岛不是“平”的,它有起伏,有节奏与韵律。老城区的公园大多依山而建,这种上与下的体验深深印在我脑海中。“后来我在学习中知道这种体验的理论原来是‘景观都市主义’的一部分。”

虽然做过很多国外和外地的项目,但崔祚诚真挚地认为,真正实现从青岛获取滋养、从而反哺家乡的项目是Sky Bowl。“作为我在青岛的第一个建筑项目,它不仅仅是个商业空间,更是文化公共空间。自项目建成以来,我看到本地人和游客在这里打卡、分享,参与各种活动,令我倍感荣幸。很幸运能与海信广场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合作方一起,将最美的景色奉献给公众。”

因为目前在北京工作的缘故,崔祚诚可以经常回青岛。他发现那些曾经上学经过的建筑、那些和同学一起溜达的街巷,现在也成为城市“打卡点”。其中最让他感慨的是“里院”,这种复合建筑类型在青岛独树一帜。他十多年前在荷兰做过系统研究,还曾接到一个改造广兴里的委托。这是他小时候常常玩耍的院落,儿时的记忆加上专业的研究,让他为这个项目提出了“旧骨新肌、活化内院”的设计理念。“虽然,最后这个项目没有落地,但对里院的执念一直都深深镌刻于心。”

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青岛的历史老城区里漫步,崔祚诚感到非常自豪。城市漫步(City Walk)的兴起表明,人们开始向往慢生活,渴望深入了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,慢节奏的漫步也会推动街区经济的发展。这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生活方式,更是传承城市历史文化、传播青岛品牌的绝佳途径。

“我希望青岛能打造更多有吸引力且富有在地文化上的空间,让全球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漫步并爱上这座城市。”崔祚诚期待,未来这种漫步体验不仅限于老城区,也能延展到青岛的新城。这意味着城市规划、建设和更新需要更多预见性、更多包容性和丰富性。



■崔祚诚



心”。影片一步步展现东亚女性在性别、婚姻、母职等多重议题下的困境,咏梅将女性从“丧失主体性”到“重获主体性”的过程呈现在银幕上。

片中,李红终于崩溃,决定离家上路的那一夜,原本是三喜临门的一夜:丈夫孙大勇乒乓球比赛获奖,女儿正式转正、女婿升职,喜洋洋的餐桌上李红